

故园有此声

——张书旂花鸟画中的家国情怀

张弦池



红花翠鸟(国画) 35.5×28厘米 1956年 张书旂 浙江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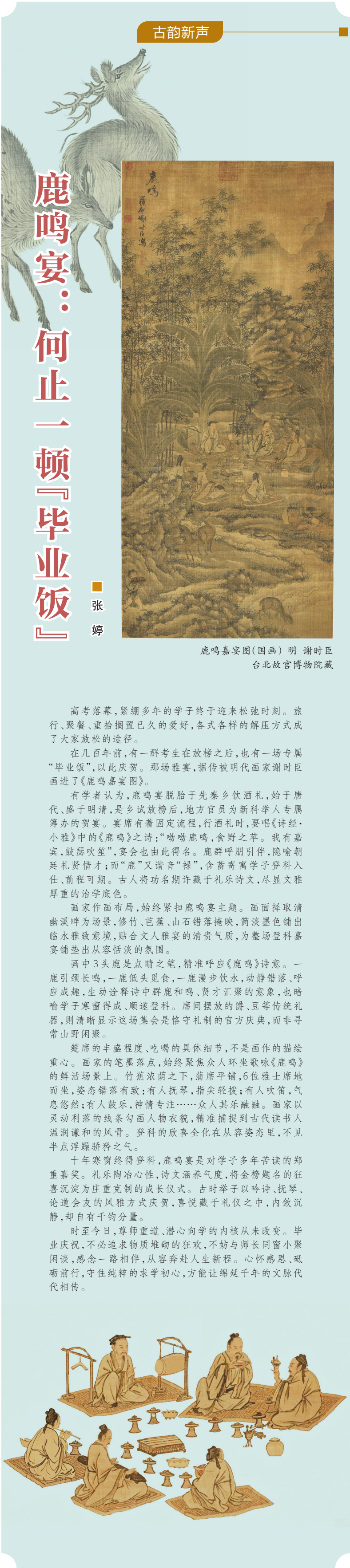
花鸟画在他这里不只是案头清赏,而成为观看自然、体察生命的方式。张书旂曾说“用白粉之法与墨相同”。白粉在传统绘画中容易流于敷衍,若用之不当,便显甜俗;而在张书旂笔下,白粉被转化为一种参与造型、设色与气韵经营的绘画语言。它可以分浓淡,见干湿,寓轻重,与水墨相互映发。花瓣的明净、离羽的光泽、枝叶间的层次,都在粉墨交融中生成。展厅中完整放映了美国导演翁万戈于20世纪40年代为张书旂拍摄的中国画创作纪录片,从中可见他如何以墨粉入画。世人称张书旂为“白粉主义”画家,著名画家唐云称其为“开派画家”,皆因他在20世纪中国画现代转型进程中开拓出了独具个人风格的花鸟画语言。

张书旂的可贵在于他没有将艺术止于个人风格。他将艺术之美与抗战精神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抗战是锄去丑恶、谋取光明的事业,而一切表现美的创造,也与这样的精神方向相通。由此可见,张书旂的花鸟画并非逃避现实的温柔乡,他笔下的清明、生意、和平与尊严,正是对战争之丑的另一种抵抗。抗战时期,名将张自忠殉国后,张书旂历时数月创作近百幅作品举办筹款展览,将义卖所得用于设立“张自忠奖学金”,以艺术之力慰忠烈、励后学。此后,他创作巨幅中国画《世界和平的信使》,即《白鸽图》,赠予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白鸽在他的笔下,不再只是温柔的自然意象,而成为战时中国人民呼唤和平、

反对侵略的视觉象征。赴美之后,张书旂通过展览、讲学、书画艺术技法展示等方式传播中国画,将售画所得50多万美元汇回祖国支援抗战,并资助因战争受困于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他的艺术也由此进入北美公共文化视野。1942年,张书旂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举办个人展览,时任馆长、策展人怀特在序言中评价其艺术“诉说一个新的中国的前景、勇气、自由、美丽和心声”。这并非停留于异国趣味的赞叹,而是海外观众通过中国画理解中国精神的一次重要契机。194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地》作者赛珍珠谈及中国绘画的发展时写道,在张书旂的画作里,“人们可以看到自信、平静与坚忍”,也可以看到“古老中国的美”。这一评价极为深切。它说明张书旂笔下的花鸟并非柔弱之美,而是在清丽中含有坚忍,在静穆中蕴藏力量。1944年2月,俄勒冈州波特兰博物馆举办张书旂个展,当地报纸《俄勒冈日报》在社论中写道,观众将通过他的画作和他本人,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的未来,以及“出自他们的心灵和双手的价值与美”。张书旂的北美之行并非孤立的个人展览活动,而是在战时国际援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中国艺术对外传播之间展开的一次重要实践。

1957年7月10日,病中的张书旂在美国写下绝笔信:“见死无足惜。惟祖国新兴气象不能一睹,家人不能最后一别,老母不能送终。”寥寥数语,既有游子临终的沉痛,也有一位中国艺术家至死不移的故国之念。“故园有此声”,是花木含情、离羽和鸣,也是丹青万里、终有归程。张书旂相信世间有一种永生之美,也以一生证明,真正的美不只是个人心性的安顿,也可以成为照见时代、通向世界的力量。他承续笔墨,回应时代;以白粉开新境,以飞羽寄和平。今天我们走近张书旂,不只是为了重识一位现代花鸟画大家,更是为了从他的艺术与人生中,看见中国画走向世界时所应具有的根脉、气度与心声。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策展人)



鹿鸣嘉宴图(国画) 明 谢时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高考落幕,紧绷多年的学子终于迎来松弛时刻。旅行、聚餐、重拾搁置已久的爱好,各式各样的解压方式成了大家放松的途径。在几百年前,有一群考生在放榜之后,也有一场专属“毕业饭”,以此庆贺。那场雅宴,据传被明代画家谢时臣画进了《鹿鸣嘉宴图》。有学者认为,鹿鸣宴脱胎于先秦乡饮酒礼,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乡试放榜后,地方官员为新科举人专属筹办的贺宴。宴席有着固定流程,行酒礼时,要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宴会也由此得名。鹿群呼朋引伴,隐喻朝廷礼贤惜才;而“鹿”又谐音“禄”,含蓄寓意学子登科入仕、前程可期。古人将功名期许藏于礼乐诗文,尽显文雅厚重的治学底色。画家作画布局,始终紧扣鹿鸣宴主题。画面择取清幽溪畔为场景,修竹、芭蕉、山石错落掩映,简淡墨色铺出临水雅致意境,贴合文人雅宴的清贵气质,为整场登科嘉宴铺垫出从容恬淡的氛围。画中3头鹿是点睛之笔,精准呼应《鹿鸣》诗意。一鹿引颈长鸣,一鹿低头觅食,一鹿漫步饮水,动静错落,呼应成趣,生动诠释诗中群鹿和鸣、贤才汇聚的意象,也暗喻学子寒窗得成、顺遂登科。席间摆放的爵、豆等传统礼器,则清晰显示这场集会是恪守礼制的官方庆典,而非寻常山野闲聚。筵席的丰盛程度、吃喝的具体细节,不是画作的描绘重心。画家的笔墨落点,始终聚焦众人环坐歌咏《鹿鸣》的鲜活场景上。竹蕉浓荫之下,蒲席平铺,6位雅士席地而坐,姿态错落有致:有人抚琴,指尖轻拨;有人吹笛,气息悠然;有人鼓乐,神情专注……众人其乐融融。画家以灵动利落的线条勾画人物衣貌,精准捕捉到古代读书人温润谦和的风骨。登科的欣喜全化在从容姿态里,不见半点浮躁躁矜之气。十年寒窗终得登科,鹿鸣宴是对学子多年苦读的郑重嘉奖。礼乐陶冶心性,诗文涵养气度,将金榜题名的狂喜沉淀为庄重克制的成长仪式。古时举子以吟诗、抚琴、论道会友的风雅方式庆贺,喜悦藏于礼仪之中,内敛沉静,却自有千钧分量。时至今日,尊师重道、潜心向学的内核从未改变。毕业庆祝,不必追求物质堆砌的狂欢,不妨与师长同窗小聚闲谈,感念一路相伴,从容奔赴人生新程。心怀感恩、砥砺前行,守住纯粹的求学初心,方能让绵延千年的文脉代代相传。

中国美术馆
骏驰云章



烽火少年(油画) 80×130.5厘米 1997年 林宏基 中国美术馆藏

林宏基(1945—2001),广东南海人。197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1983年调入广东画院。其代表作有《烽火少年》《步步高》《停泊游艇的码头》《草滩上的龙骨》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等机构收藏。创作于1977年的油画《烽火少年》是其革命历史题材的代表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林宏基的油画融合了学院派扎实的造型功底、印象派灵动的光色表现,以及东方美学意境,在写实与诗意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这幅《烽火少年》正是其创作理念的鲜活呈现。画面以战地黄昏为背景,3位八路军骑兵战士勒马伫立,硝烟弥漫的远景与野花盛放的近景形成强烈对照。中央骑白马的年轻将士,眉宇间透着少年的英气与坚毅,他身系军号,上面的红绸随风飘扬;右侧战士侧身回望,腰间军号在光影中闪着胜利的曙光;三人三马错落有致,构成稳定而富有动感的三角构图。远处部队隐现于烟尘之中,前景几株金黄野花在战地泥土间傲然绽放,既点明了战斗间隙的片刻宁静,也暗喻着青春生命在战火中的顽强生长。

作品在技法上兼具苏俄现实主义的厚重与印象派光色的灵动。人物与马匹的造型扎实准确,骨骼肌肉结构分明,军装质感、马鬃肌理刻画入微;军号、步枪等细节以凝练的笔触带出金属与木质的不同材质感。色彩上以暖褐、土黄为主调,硝烟的冷灰与人物军帽的深蓝形成鲜明对比,白马在逆光中通体透亮,黑马则隐入深沉的暗影,一明一暗间光感跃然画布。笔致奔放洒脱,近处野花以率意的点彩挥洒而成,远景战士与马则以模糊虚化的笔触推远空间,虚实相生间尽显“诗中有画”的东方意趣。《烽火少年》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血腥与沉重,而是将革命主题升华为一曲青春与理想的赞歌。少年手号明亮的眼神、挺拔的身姿,以及战地野花的勃勃生机,共同传递出烽火岁月里年轻战士的蓬勃朝气与革命精神。林宏基将写实造型、光色表现与东方诗意融为一体,在宏大的战争叙事中捕捉人性与青春的微光,既承载着时代的精神印记,也以诗化的艺术境界赋予作品绵长的感染力,成为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油画中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的经典之作。

(张樵鹤/文)